

>>>世界探案经典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强力推荐之作品

一模一样の女人



日本卷



SHIJIE TANAN JINGDIAN

季 叶 选 编

珠海出版社

世界探案经典

一模一样的女人

日本卷 2

SHIJIE TANAN JINGDIAN 季叶选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模一样的女人/季叶选编.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4.8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ISBN 7-80689-258-3

I. 一… II. 季…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069 号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2

一模一样的女人

季 叶 选编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帅 云

封面设计: 刘 瑜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hs.com

E-mail: zhchs@zhchs.com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89-258-3/I·510

定 价: 1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模一样的女人·····	佐野洋	(1)
狂笑的人·····	多岐川恭	(25)
转 机·····	香住泰	(45)
赠送的证言·····	夏树静子	(86)
梦断沧海·····	船山馨	(120)
坠落的人·····	树下太郎	(171)
家庭隐私的投稿·····	土屋隆夫	(191)
容貌复原术·····	草野唯雄	(213)



一模一样的女人

佐野洋

一模一样的女人

或许是时间还早吧，饭店的酒吧间未见半个其他的客人。

这里是贵子和古贺认识不久时，曾经一起喝过酒的地方。两人当时坐的是吧台前。由于有这样的记忆，贵子推开门扉就径直朝吧台的方向走过去，而古贺却挽住她的手了。

古贺以下巴示意要坐到沙发椅上。

古贺要谈的好像是相当严肃的事情——贵子这时才察觉到。

古贺打电话到贵子以小儿科医师身份服务的P大学附属医院来，是这一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贵子前天就预测到他会在这一个天的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找她。

利用连续假日，回到东京的太太孩子们身边的古贺，这一天一早会搭乘飞机回到P市来才对。回来之后，等到贵子的工作告一段落的3点多钟就会打电话来——这一点她早已料到。

“你回来啦？怎么样，大家还好吧？”

电话里，贵子以爽朗的口吻说。这句描写或许改为“装出爽朗的口吻说”较为正确吧？“大家还好吧？”这句话很有可能被当做是挖苦。事实上，贵子最怕的是受到这样的误解。她认为自己对古贺的妻子并没有一丝嫉妒心理。

“托福了……我今天能不能见到你的面呢？”古贺问道。

“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

贵子以这样的用词暗示自己的生理。



“什么？……呃，对……”

古贺好像明白了的样子。就这一方面来说，古贺的脑筋还算很灵敏。

“很抱歉，一个礼拜不见，却让你扫兴……”

这时虽然旁边没有人，贵子的声音仍然压得低低的。

“这件事情不提，我们还是见见面行吗？我有话要同你说。”

古贺有些慌张地说。

他们两人于是约好来到这家饭店的餐厅共进晚餐。吃饭时间，古贺却绝口未提有关他要说的话。

一方面，贵子也没有开口问他“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事情呢”。（有话要说的是他，我何必问呢？）——这是她的想法。无可否认的，她的个性里多少有倔强的一面。

古贺是东京一家报馆的P分社社会部部长。由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奉调时他是只身前来就任新职的。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和贵子认识后，已过10个月光景了。像贵子这种立场的女人，一般称为“P市妻”。事实上，贵子没有接受古贺的任何经济援助，因此，在她的意识里两人是完全平等的。

贵子在古贺面前有时候会不甘示弱，理由或许就在于此吧？

“一段时间没见，我大女儿变得相当艳丽哩……”

古贺一边为贵子调配加水威士忌，一边开口说。台子上摆有威士忌酒瓶、冰桶、矿泉水之类的东西。

“她的名字不是叫悦子吗？……都读到大学三年级了，有男朋友也不算稀奇呀。”

贵子想起这个年龄时的自己。虽然谈不上同居，当时确实有过偶尔会到她住处来睡觉的男友。

古贺的大女儿突然变得艳丽——莫非她已有了这种关系的男友？

贵子并没有开口说出来。她当然不愿意以此打击古贺。



贵子到过几次古贺所租住的公寓。在他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张小书桌，桌上摆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的妻子、长女和次女站在自己家门口拍摄的照片。

当时，古贺曾经以得意的表情，做了这样的说明：“这是我的大女儿悦子，现在就读大学二年级。旁边的是二女儿克子，现在就读高中二年级……”贵子要是开口说，悦子可能和她的男朋友怎么样，古贺一定会勃然大怒吧？

“或许你说得对。这该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实在是够怪的啦。”

“怎么样怪法呢？”

贵子含了一口加水威士忌。这个东西微微刺激舌头的感觉委实爽快。

“这件事情该怎么说呢？简单一句话，我把女儿看成一个女人了。”

“是么？！……这应该是好一阵子没有见到的缘故吧？古贺先生，你过年也没有回去嘛！”

岁末到过年时，P市曾经爆发一桩贪污事件。市政府的局长级官员遭到逮捕，情势甚至快延伸到副市长头上。因此，包含社会部长古贺在内的记者们都无法好好享受新年假期了。所以，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古贺可以说始终都没有回过东京。这当中，他的妻子曾经来过P市两趟，而他却一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

“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古贺虽然点头，却还有一些狐疑的样子。

“你说把女儿看成一个女人……具体说来，是怎么一回事呢？觉得女儿变得漂亮许多……如此而已吧？”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

古贺使用客气的言词说。有时候会变得这样，这是他的习惯之一。“这样说，或许你会明白吧？自己的女儿毋宁是一个女人



……我想这是有妙龄女儿的父亲难免会有心理。而我的情形却不同。我对大女儿意识到一个女人的存在了。这一点不是迥然不同吗？”

“可是……”贵子笑了，“你这只是在玩弄词藻吧？”

“不是！”

古贺有些悻悻然地说。他同时把杯里一半以上的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他从来都没有过的激动的表现。

“你这样喝法，不要紧吗？”

贵子不觉探头望了一下古贺的脸。

“不要紧。喝一点，我或许比较容易开口说吧。因为你是医生，所以我就以病患的心情向你告白。——我把女儿看成一个女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对女儿兴起了男性的欲望——”

古贺用较快的速度说完这句话，就径自倒起威士忌酒。这时，他好像下意识地又将脸侧了过去。

“……”

贵子默然不语。事实上，她不晓得该如何说了。纵然找到恰当的言辞，说出来恐怕也不能尽如人意吧？

“说得具体一点，我身体上的某一部分甚至起变化了呢。怎么样，这和单纯把女儿看成一个女人不一样吧？我怎么会是在玩弄词藻呢？”

“这……我对男人的生理不很了解嘛。”

“你别骗我了。虽然你是小儿科大夫，但，既然是医生，对人体生理当然有相当的研究才对。而且，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侵犯我的女儿了——”

“什么？！”贵子把刚端到唇边的酒杯放回台子上，“你怎么可以这样？”

“哈！侵犯并不是说实际动手。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吧？”



古贺笑着摇摇手说。不过，他脸上的笑纹倏然消失了……

古贺以平时的两倍速度将第二杯加水威士忌酒喝完后，开始就侵犯女儿一事做了说明。这种事情，不借酒力他好像就说不出来。

“这种事情我实在不好意思对你说……刚回去的那一天晚上，我曾经拥抱我太太……”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一对夫妇这么久的时间不在一起，这是自然的现象啊。”

“嗯……正在进行那玩意儿的时候，充满在我脑子里的是侵犯女儿这件事情……当时，我想把这个念头打掉，可是，女儿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拂也拂不走……”

“你真下流——”贵子咽下几乎脱口说出的这一句话。这样的话不是会使古贺无地自容吗？

不管怎样，这种情形的确异常。——贵子心想。

依据古贺所透露，他好像是借侵犯自己长女的幻想而使和太太的燕好达到更高潮的样子。

侵犯自己的女儿，这应该是人间社会最大的戒律之一才对。想到这种触犯戒律的事情时，男人的那玩意儿不是会龟缩吗？为什么古贺却适得其反呢？

“这三天来，我存着的一直都是奇妙的心理。女儿因为大学放假，整天都在家里，而她根本不知道我存着的是怎么样的心理，不但对我攀谈如旧，还频频撒娇哩。说句夸张的话，我内心受到的煎熬是够大的了。”

“你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只针对悦子小姐呢？对下面的克子小姐又是怎样的？”

“克子要升高三了，为了准备明年的大学联考，她满脑子只有读书一事。我休假的这三天，她每天都到补习班去上课，在家



里的时间，除了吃饭时露脸之外，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她很喜欢读书，是不是？悦子小姐也这样吗？”

贵子故意把话题岔开。古贺这种异常心理的告白，听久了真会生病哩。

“嗯，上高中的时候，她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两个人连这一点都一模一样……”

“连这一点都一模一样”的意思是两个人长得极其酷肖。古贺这么说是因为贵子知道这一点。

贵子第一次到古贺的房间看到相片时，就已发现了这一点。

听说这是一年前拍的照片。悦子和克子这对姐妹，除了姐妹高度以及发型不同之外，两个人可以说长得一模一样。

“咦？！这两个姐妹真像一对双胞胎嘛？”

贵子当场就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哈！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两个人的个子高矮有分，而且妹妹是个娃娃脸，所以也没有这么像。可是，最近以来，有时候连我都会搞错呢。两人好像为了要避免被人认错，所以刻意梳不同的发型哩。”

“真的吗？这真像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哩。……而且，二位都很像你太太嘛。”

两人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贵子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请问……古贺先生，你结婚的时候，太太几岁呢？”

“我 23 岁时结婚，所以太太应该是 21 岁吧？”

“是吗？……那，现在的悦子小姐刚好是这个年龄。古贺先生，你看到悦子，不就会想起当年的太太吗？因为悦子小姐很像你太太嘛。”

“或许有这个可能。因为一回到家，帮我换衣服的是悦子，我不由勾起怀旧之情了。……霎时间，我有过一些逡巡，却也很



快就想起来：这是我太太年轻时候——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只是订过婚而已——的气味。”

“她们用的是同样的香水——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起先也以为这样，所以问过，结果知道悦子并没有使用香水。这可以说是身体的气味吧？母女连这一点都相似，我还觉得讶然哩……”

“……”

贵子在苦笑之下，含了一口威士忌酒。我干吗听你这些废话？——她有了这样的心情。

两天后的午后时分。贵子正走过医院的走廊时，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她。

回头看到一名 30 岁左右的女人很有礼貌地向她哈了一个腰。这个女人身边的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害羞地露着微笑。

“啊……你好。”

贵子朝她们点个头。她记得这个小女孩的脸孔。好像自己在两个月前曾经为这个小女孩诊察过。依稀记得她的症状是轻微的支气管炎。

“我们叫山谷。非常谢谢大夫那一阵子的照顾……”

“呃，对，你不是山谷千津小妹妹吗？你今天怎么又到医院来呢？”

“不，她今天不是来看病。有位熟人住院，我们今天是来探病的。”

山谷千津的母亲说完后，压低声音又说了：“请问，大夫，您现在忙吗？”

“不，还好。”

“我想借您几分钟时间，行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回问时，贵子心里不无一些警戒之意。



“前天，我在 P 饭店的大厅看到您了。”

“什么?! 呃! 那是我有事情正在等一个人嘛。”

这个女人指的应该是自己正在等古贺时的事情吧? 她当时坐在饭店大厅的沙发椅上浏览着一本医学杂志。原来这情景被这个山谷千津的母亲看到了。

“当然我本想走过去和大夫打一声招呼，可是刚好看到您等待的人来到，我这就没敢造次了。……恕我冒昧，这位先生是不是姓古贺?”

“对不起，这件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贵子有些厉色地说。不晓得对方要说的是是什么，这一点令她感到不安。

“果然是古贺先生没错——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是或不是……这件事情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小千津……”对方突然把话锋转向小女孩了，“你刚才不是说想吃冰淇淋吗? 你到那边的店去买吧。”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小钱包，将一枚百元铜板递给千津。

霎时间，千津以诧异的表情交互地望望贵子和自己母亲的脸孔，然后很快地朝福利社的方向跑过去。

“说老实话，这个千津是古贺先生的孩子。”

“古贺先生的……?”

贵子以反射式动作望一眼千津小小的背影后，将视线移回到对方的脸上。

千津的母亲正面盯住贵子，表示自己说的话丝毫不假。

“可是……”贵子嘎声地说，“这种事情你干吗要告诉我呢?”

“我不知道古贺先生原来是在 P 市的。所以，前天看到他和大夫在一起时，我真的大吃一惊了……我怕自己看错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长得很像的人不少嘛，所以趁今天见到大夫，就向您确认



一下。起先我也不想说出有关这个孩子的事情，可是又怕不说出来，大夫就不肯告诉我实在的事情……”

“那……”

贵子茫然地呢喃着。

千津的确实年龄她不记得，不过，总也不出七八岁程度吧？

这么说，这个女人和古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二十三四岁啰？

千津的母亲穿的洋装并不是高级料子，却也蛮清爽而雅致。她的品位之高，由此看得出来。脸上的化妆只有口红而已，却又这般的宜人。这个女人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贵子心想。

这样的美貌现在还称得上魅力十足。尤其她的肌肤比起贵子还要细腻许多。

医院的地下楼有一家咖啡厅。贵子带山谷千津的母亲来到这里作为谈话的场所。千津听母亲的话，一个人乖乖回家去了。听说她们就住在离这家医院只有 300 米远的一处社区。

在咖啡厅里，叫过咖啡，面对面坐下来时，贵子觉得自己有些莫名其妙。

她有什么义务听山谷春代（这是千津母亲的名字）要说的话呢？自己哪儿来的兴趣，插足这等事情？

“或许是一种好奇心吧？”贵子心想。

从来没有听说过古贺在外面有小孩，而他也不是会说这种事情的人。如果山谷春代说的话属实，贵子似乎有对古贺另眼看待的必要。假如这是编造的话，不妨探查一下春代的意图何在——贵子心里涌起这样的念头。

据山谷春代说，她和古贺交往，是八年前的事情。

她当时住 M 市，在一家咖啡厅担任女服务生工作。古贺这时的职位是 M 分社副分社长，常到这里来喝咖啡，两人因此而



认识。

“古贺先生是把家眷留在东京，只身前来就任的。他说脏衣服经常一大堆，很伤脑筋，我就利用假日，到他的公寓帮他洗洗。没想到，不久……我不否认这时已暗恋着他……”

后来，春代怀孕了。在她还没有告诉古贺之前，古贺已奉命调回东京……

“那……你生这个孩子，古贺先生一点都不知道啰？”

贵子惊讶地问道。

“接到调派命令后，古贺先生显得特别忙，所以我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他回东京后，曾经打一次电话到店里给我，我就在电话里向他透露了一下——”

“他叫你把孩子生下来吗？”

“不。”山谷春代摇摇头说，“他说我在骗他，不上我的当，根本不理睬我啦。我跟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说现在很忙，改天再打过来，于是把电话切断了。从此以后，他就查无音讯……”

“这不是太没有良心吗？”

贵子无法释然地歪着头说。莫非古贺是因为怕惹上麻烦，所以没有再打电话？“可是，你知道古贺先生服务的地方，你应该有办法打电话找到他呀。”

“我试过一次。可是，接电话的是别人。这个人说，古贺先生出去采访新闻不在。……我就决心再也不找他了。……他是个有太太的人，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

“……”

贵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要是换她处在这个立场，她也不会苦苦去追寻古贺的吧？迟早得和他分道扬镳——贵子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候要是有了孩子，她会把这个孩子生下吗？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上班族青年向我求婚。他也是因常到我服务的咖啡厅来而结识的。我这就起了歪念头……”

“你没有让他知道你已怀孕，是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一方面，我因为听人家说，把孩子拿掉可能会得不孕症，所以能蒙蔽就尽量蒙蔽……不过，这个马脚后来还是露出来了。分娩时，我老公发现前后时间不对，我虽然以早产儿为理由搪塞，企图瞒骗到底，结果他还是心生狐疑，硬要把孩子做血液鉴定……在铁证如山之下，我的马脚自然暴露，我只好和他离婚，抱着孩子出来……”

“那你就一个人把千津小妹养大喽？”

“是的。……不过，说来也不是完全我一个人。我的姐夫和姐姐住在P市，因为他们没有小孩，我把千津寄养在他们那里，自己到一家酒廊上班。几年下来，我已多少有些储蓄，就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服饰店……”

“嗨……这么说，你是尝了不少苦了。后来，你和古贺先生一直都没有联络吗？”

“是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古贺先生在P市。前天看到大夫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不当现场认他哩。”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呢？是不是想和他见面，当面把他骂个够……？”

“不，我绝没有这样的意思。”山谷春代肯定地说，“我只是——一时压抑不住怀旧之情而已……还有，我只希望让他看一眼千津……”

“古贺先生会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孩子？千津小妹像不像古贺先生呢？”

“不，这个孩子比较像我。我有刚上小学时的照片，千津和这张照片里的我可以说一模一样哩。她一点也不像古贺先生……”



“嗨……”

类似的故事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贵子边想边点头了。

这天晚上，贵子打电话到古贺的公寓找他。她起先有亲自前往的念头，后来想，这种事情在电话里谈或许比较方便，所以没有过去。

电话打了三次才接通。听说他带着部属喝酒喝到这个时刻才回去。

“古贺先生，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山谷春代的女人？”

贵子开门见山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山谷春代……？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你以前不是在 M 分社待过一段时期吗？”

“是啊。那是八九年前的事情。当时，这家分社的副分社长得了肝炎，我就奉派去协助了一段时期。”

“我说 M 分社，你还想不起来吗？你那个时候不是也只身到 M 市赴任的吗？”

“哦！对了！那边一位小姐……我想起她好像是姓山谷了……可是，你干吗突然问起我这件事情呢？”

“这叫做世界真狭小嘛！”

贵子笑了。她本来没有意思要笑，而这笑声却自然地在她嘴里露了出来。“你的孩子来找我看病啦。”

“嘎？！……你说什么？”

古贺好像点燃了香烟，电话里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山谷千津，七岁，目前就读小学二年级……这不是你的孩子吗？孩子的母亲当然是春代女士……”

“你别开玩笑好不好？不过，奇怪……有关春代的事情，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前天，我和你在一起的情景被春代女士看到，因此……”

贵子把从山谷春代听来的话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讲这种事情……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听完后，古贺叹息着说。

“怎么会要你的命呢？她并没有意思要你认这个孩子……和爸爸离婚，她好像这样告诉女儿的。”

“我调回东京后，曾经接到叫春代的小姐打来的电话透露这件事情——这是事实。我这就交代分社的人暗中调查，结果，有人发现她和年轻男人挽手走在街上。因此，我认为怀孕一事是她在吓唬我的。要是真的怀孕，她会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我才对啊。何况，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避孕的问题哩。”

“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你不是不喜欢戴帽子吗？”

这一点贵子早就知道。也可以说迁就古贺，贵子本身装上避孕环了哪。

“这……我记得和她的时候，使用的是铈剂。”

“这个方法不绝对可靠。铈剂有时候会因时间因素而失败的——”

“不管怎样，除了我以外她还有年轻男人，这是事实。”

“那……这位年轻男人就是她结婚的对象喽？可是，鉴定血液的结果发现他并不是孩子的父亲。母亲和婴儿都属 O 型，而这个男人却是 AB 型的呢。”

“AB 型和 O 型生不出 O 型的小孩吗？”

古贺以慎重的口气问道。

“是啊，O 型依因子型分类来说，是属于 OO 型，而 AB 型就是 AB。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两个当中的一个 O 一定会和 A 因子结合，所以，生下的孩子不是 AO 就是 BO 了。这个 AO 就是一般所谓的 A 型之一，而 BO 当然是 B 型。因此，AB 型和 O 型的夫妇有可能生下 A 型或 B 型的孩子，却绝不可能生下 O 型或